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九百
六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

一送

宋 章宗十二

陳經道鑑績編三年丁卯 金泰和七年太祖皇帝二年春正月丘密罷
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金僕敗擾退師朝廷遂不復慮密上疏乞移書金
帥以成前議上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宣楚先擊斷侂胄大
怒罷密奉祠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吳驥反稱蜀王于興州號即治所為
行宮改元置百官備用采與服飾造童僕至成都治官殿秋徒臣之敬行
刺史左相之令奉表稱謝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孫邦等戍萬
州 天奇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 川利州夔州
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
度不得脫徒死無益力屬與而陰圖之號又名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
屈餌藥而死其他名士如陳咸自絕吳髮丈丈奉自贊其目者甚矣金僕
散挾有疾卒左丞相光顏宗浩燕都元帥行省事于汴以代之 二月以
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驥以輔知遂寧府轉遂寧成都如遂寧知成都府
移補零官吳驥必反及程松逃歸朝廷乃密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
事詔主人皆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於是遂寧不
發號令移輔知遂寧府轉遂寧以印授通判韓桂而去以知建康府葉適為
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
歸利江北諸州招從之時科徵旁午而逋治事如平時軍民皆從官給民
以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為金平章政事僚散挾卒于下蔡舉為政事
忠人樂為用號名將相四川轉運安丙諫吳驥傳首賜安監四川總領所
興州合江倉糧巨源謀討驥乃陰與號持提林恭那寧及忠義士來福等
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四川宣撫使司隨軍轉運安丙特解
疾未覩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且召之巨源至丙驚哭曰日日前兵將我
所知不能當起必得豪傑方城此賦巨源曰某先生不足以主此事某巨
元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後生殺奉安丙主事使坤辰未
奏詔略曰惟平羌省屢躬凡殊聖賢之成舉大馬誠其主固力甘危勞之

臣邦有帝利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旦好義降吳徒七十四人入僞官時
僞官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日奉朝天表謁於楊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
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賤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械而走巨源持詔來
馬自稱奉使入內戶號啓戶欲逃李貴即前執之月中賊頗懼反撲貴仔
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號始樂貴遂所其首馳告丙寅詔軍民拜
舞聲動天地持號首無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賊黨殺之衆推丙禮四川
宣撫使巨源推參贊軍事丙陳號所以反及督刑平賊使宜賞功狀上疏
自知侍罪西曠首級及違制法物與賊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賊僭立凡
四十一年金達本虎高琪奉冊於號未至號已誅先是韓侂胄聞號反
亦無辭解紛之舉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慮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
豈不美歎蓋將許其王封也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
非附賊者必能討逆侂胄力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殺號當不受推賞書
皆未達而謀舉露布已聞朝廷大喜號首至臨安獻于廟社臺之市三日
詔許號參于衆屬後橫南奪號父提官爵遂號祖碑子孫出蜀存其廟祀
馬方信孺如金師降侂胄幕可以報使于金帥府者近臣以蕭山縣丞方

永樂卷一百一十九

二

敗績好義退為吳歲將王喜所奪而卒。六月林拱辰如金通計也。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歲謀罪諭詔主興州。巨源謂人曰：語今一字不及巨源，甚有以蔽其功者。歲報王喜殺篤慶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力懇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今專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驛而敗，丙密使與元都統制彭轍放巨源假道開州獄。至大安龍尾溝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大旱蝗蝗乘天食浙西豆米皆盡。秋七月以不倚為嗣濮王。九月金左丞相無都元帥完顏宗浩卒于汴。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信孺主濠州，絕石烈子仁安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肯謀增戍幣，上信孺獄中，寧可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譽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夫子仁遣之至許見完顏宗浩出就傅金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授以報書曰：和安殿儀僕再至失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軍首謀。曾歲幣五萬，朝廷從之。復遣信孺往，信孺至汴，宗浩猶執初議。信孺曰：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宗浩見其忠識，乃曰：割地之歲姑寢，但解署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乃奏為定約，遣信孺還。信孺至臨安，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圖書誓草及許遼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炎初，遷以誓言未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事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已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曇，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償，吾有隙首而已。會興州遣師覆大散關，宗浩益疑之，遣信孺還。復書于張浚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西首以獻。及奉歲幣五萬兩，及犒軍銀一千萬兩，方可以議和好。信孺還致美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宰肆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因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非，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張，人皆惜之。葬成廟皇后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浚免，韓侂胄以和議未成，欲復出師，乃以淳集江淮而充張浚。嚴開督府。凡九月費耗緡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王構如金師持書赴光蘿正，降所，在斡倫之孫也。蒙古取夏斡羅城，冬十一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是與

永樂大典

卷二九六七

以永興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俛胄以金人破軍首謀乃復就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俛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無實善堂謂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精錄俛胄以安邦皇后楊氏奏忍俛胄因使皇子榮王服具疏言俛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咎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恐事泄謂今其兄楊次山擇奉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得密旨以賤乘祖書諫用兵見忤俛胄乃先白乘祖乘祖許之乘祖以告李壁彌遠自豫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大任國柄輕牋兵端使南北主壘杜羅山害可厭平章軍國事陳自豫附光位可寵若丞相日下出國門乘祖欲參審整謂事留恩泄力已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每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夏震可止于涂從者皆叢震火兵揮侂胄至玉津園倒絰殺之獲命于彌遠及乘祖二人分入宮以謀侂胄事上聞帝未之信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奏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彌遠次山初無意也論功追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寧政十四年卒執侍從臺諫著聞皆美門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官省權震字內眷鑿山為渴下取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限頗機草創以

永樂大典卷二九六七

四

為得麻之清易拔撲各招以元聖褒之四方授職者謂伊霍丘奧不足以繼其魚余嘉請加九錫趙思齊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嘗之不辭其妻妾張禪王陳晉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乘廄皆畏之及壽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陳自強有罪免歸侂胄死錢象祖錄諫中堂格授自強曰有旨奉相罷政自強即工馬衡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遣使蘇蘇師旦于韶州治韓侂胄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蔡李慶張嚴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等官秩有差鄧友龍衢州鄧杞郴州鄧俱連州並除名安置以衛澣養書樞密院事立榮王嚴為皇太子更名憐赦十二月以丘崈為江淮制置大使知建康府罷山東京東京西路招撫司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衛澣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兼書院事相韓侂胄秋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罔辭官第居侍郎不許于口侂胄嘗聞或勸其通書以先禍者大中曰吾不可求而母禍可禦而先禍不許凡十二年而復起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所脩遺史金戶部籍今年境內民數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嘉定元年戊辰 全泰和八年太祖皇帝三年春正月王構還自汴歸至

汴請依附。康王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三十萬兩，犒軍錢三

百萬貫。蘇師旦等使和議定後，嘗函首以獻。光顏匡具以折言，奏于金主。

金主命匡移書宋韓侂胄，以誅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

黃顯樂年矣。構曰：「十餘年矣，平章事才二年耳。」匡曰：「金欲去此人可乎？」

構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臣顧之而笑。」和議始大，構持書求西侂胄首。

以贖淮南。安定郡王伯樞卒，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許奕如金師

二月，追復趙汝愚、魏文殿大學士。謀忠定三月復恭倉府謚。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人。先是，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右諫議大夫章衡、本章衡等上書乞棄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不報。及王構還，以是為請。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樞密日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嘉定已薨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令副將軍明斷祚取首詔褒之兩淮，仍諭諸路以西首畀金之事，遞以侂胄及師旦二人之首付王構送金師。以易淮陝之地。臨安府大火，大凡四日，焚官舍二十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内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什去其七，官多傾者以居。民訛言相驚止頽罔。

永樂叢書卷二萬二千九百七

五

而縱火為盜。夏四月，安置陳自豫于雷州。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王構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禪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革二首，并鑿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織觀，然後漆而歲於軍器庫。遂命宗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于宋衛涇罷。鄧處龍如金賈生矣。林大中卒，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秋七月，召丘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密儀狀魁傑，神英悟寥，日生無以報。國亡，顧為金持以滅數妻，志義盖文性也。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樞密院事論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大常少卿，侂胄嘗曰：「生無以報。」往歲機日恢復之名，卒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失，獨憾奈何？」侂胄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因。」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自定，信使來。朱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追退人物直言可否，不苟私恩。不避嫌，忍許奕及金完顏係來，奏至金，金主各警書遣銀為宋論成，使朱機還。九月，及金平允，侂胄入見，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樞密同知院事樞密參知政事，彌遠既與相呴同氣，人故老，釐正紹熙，亟史彌遠贈爲學黨人，朝廷賴之。小庶以伯叔為安定郡王。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金主擧卒衛王。

永濟血。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也。金主康煥疾甚，篤念已無子而諸叔兄弟多在，以永濟柔謹無智能，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遂不遣。

金主歷元九季，李天黃門李新喜與平章政事完顏匡定東奉永濟即位。章宗承世宗治平之後，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然奸寵擅朝，疏忌宗室，傳授非人。金源自此衰矣。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十

二月，錢象祖罷。蒙古滅殘里乞部，斡亦刺部降于蒙古。

二年己巳，金衛紹王永濟大安元年。太祖皇帝四年春正月以樞密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兼書院事。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王亦都護聞蒙古威強，遣使至蒙古議和。會蒙古遣摶力也奴奇至亦都護大喜，即使別古恩等至蒙古謝請。卒，其衆為臣子。太祖皇帝大悅，遣使謝之。亦都護復奉珍寶方物以獻。情好遂篤。而亦都護朝太祖皇帝于鶻連河，請尚公主。太祖皇帝許之。因列亦都護于諸子中為第五。云是吉光，唐之高昌也。夏四月，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初，章宗遣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平章政事韓彥端、永金主憲泰先帝永樂貴妃皆以十一月允孔今已適期。范天祐期合，在正月。今暨稱胎形已矣。范氏願削髮為尼。金主力以章宗內人范氏復其遺腹，招中外而劉彌正之。歲在蒙古侵金。

三年庚午，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太祖皇帝五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金主立其子胙王從恪為太子。秋八月，夏人寇金陝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謀和八十餘年，未嘗失矢石，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怒之，遂使陝州金豐山奴擊敗之而去。冬十二月，賜煥章關待制。朱熹謹曰：「文從考功郎官詔皇太子更名詢。」冬十二月，賜煥章關待制。朱熹謹曰：「文從考功郎官劉彌正之歲在蒙古侵金。」

四年辛未，金大安三年夏，神宗遣頃光使。元年太祖皇帝六年春三月，臨安府大夫大二月，南城官寺多焚。是夏，太廟招選人主于寺，惠官大憲乃選太廟省都督。寓治縣寺西城哈兒鹿部降于蒙古。夏四月，蒙古侵遼事蒙古侵金桓昌撫州。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六七

金金使粘合打乞和蒙古不許初金納合買住鎮守北鄙知蒙古挾使
邊壤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叢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奚鄰部附
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楖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易刀也非
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擾塞中兀原連歲不休遂
破大水衆以進金主始恐力釋買住之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名合打
乞和太祖皇帝不許金命其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
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胡沙虎即
九中阿疎裔孫也六月余燦如金不至而復賀生辰也金有蒙古之難不
至而還自是宋使多不能達而金使則不廢常禮秋八月夏主貴金卒樞
子遵頊立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禦蒙古于灰河紇石烈胡沙虎遜
還金師遂數績蒙古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十家奴胡沙至烏沙
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合至攻烏月營取之千家奴帥衆禦于灰河相持三
日太祖皇帝率精騎三千至安定之北胡沙虎即以麾下勁卒七千邀去
於是千家奴等兵皆敗走蒙古追至翠屏口金師又數蒙古遂取西京及
桓撫州太祖皇帝復遣其大太子本赤二太子察哈歹三太子太祖皇帝
諱斡可牙帥兵分取塞內東勝武興靈靖等州由是金德興松州昌平懷
邊備以金有蒙古之難也十一月金以徒單鑑為右丞相益為上京留守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六十

七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六七

圖蒙古兵自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興建旦夕兵以未發聚而行散而
守以聚攻最良政必能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黎三州素號富貴
人皆健勇可內從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集議曰如此是
自感境土也金主從壁謀及桓昌撫沃于蒙古金主始悔之中都或屢鑿
開之日事急乃遣兵二萬達同知烏古孫兀也擇之入衛金主喜之徵
升右相鑑至來日遣東根本戶中都數千里募一丈兵州府顧望坐湏報
可謀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集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擾人心
耳不從金統石烈胡沙虎至燕以爲右副元帥脚師次于鶻川胡沙虎之
塞西東西遷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大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
行人入紫荆關殺淹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其罪而以爲副元帥胡沙虎
請兵二萬死乞宣德金主與三十人也鶻川胡沙虎不能金獨吉千家奴
免賤完顏胡沙虎威平路兵馬總管灰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又謂
二帥必隸及千家奴上降名而胡沙虎降官由是持士不用命矣金盜都盜
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初盜都楊安國少無賴以力耕村為業市人呼爲
楊安兒。安國以自名。奉和中金人南伐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
縣捕之安兒時為卒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等中
都詔招擒元叛賊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則之以成邊安
兒亡歸山東與長濟河衆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安兒以其舅劉全為帥
辰徵王敵為謀主拔突立主琳聞道量度奏正忠暮武正等爲持山東大侵
五年壬申金索寧元年太祖皇帝七年春三月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
衆言之舉也金統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胡沙虎欲移也南口上言
曰遠且兵未去不能克一身不足措三千兵爲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
且不保金主怒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蒙古取金宣
德府太祖皇帝既死宣德遂次德興府坎壙而塋金人槩之蒙古兵不利
太祖皇帝與赤狗騎馬復率騎以塋而射之金人潰太祖皇帝始得脫身
走。太子齊宗皇帝既死言因盡取德興府塋肉皆滅塋而去金人復言
之夏五月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吳昌嗣吳昌尋卒無子其督陳日哭遂
主國事。吳昌尋卒無子以女贈聖主國事吳哥陳日哭日襲取之李氏自
公歷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亡金以空名勅牒舉人買之。金河東陝
西大飢千木錢數十。漢寧滿野金秦始盜劉二祖寇掠淄沂州秋七月
雨太廟屋壞

六年癸酉金主寧九年九月以疾宣宗珣貞祐元年太祖皇帝八年春

正月字文韶節卒。三月樓鑰罷。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五月

金復以訖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帥騎大士城北。夏人憲金保費州

毛錯山以備造善無士卒皆樂為用。及蒙古兵將至左丞完顏綱行者事

于錯山。徒單鑑曰：高興本彼行者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

之功夫，綱不從。宋大敗，敵勢益張。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永濟。九月，昇

都城北以吳黨完顏驥為。薄暮六斤為古論奪利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

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發騎驚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

怒，遂責如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八月，壬辰，中夜分吳軍為

三面，幸義門入。自持一軍由道玄門入，悉城中兵出拒。光達一騎馳東

華門，大呼曰：速且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未如之乃使其黨從

單金奇召徒單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逼之於馬上。于利殺

之，并其徒者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力聞亂，召兵五百迎戰而死。追至東

華門，護衛斜烈乞光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

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癸巳以兵逼金主出宮，采

永樂真卷二萬二千五百七

九

赤車王衛群遣武衛兵二千綱守之。尚宮王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胡
沙虎欲除拜其黨今黃門入官收置鄭氏曰：聖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
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元豐子，御侍晉思自脫計。鄭
氏厲聲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堅遂尊寵耶？我
死可必至，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
寶，除拜百餘人。奉相徒單鑑時以墮馬傷足，在吉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
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於閭巷，鑑乃還。第
胡沙虎欲督佐，猶豫不決。以鑑人望方諸，訪之鑑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
兄顯宗長子，衆望所歸。元帥大業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然之。乃遣宦
者李思中試金主於邸，請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
州騎兵屯蔚州以自重。遣使迎昇王，聘於彰德。九月，甲辰，王至燕，即位。珣
本名哥勝。顯宗庶長子。蒙古使乙里只如金。金本虎高琪及蒙古戰于燕城
北。金師敗績。蒙古遂圍中都。太祖皇帝兵主謀。未鎮。金元帥右監軍木虎
高琪拒之，敗績。僅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立吉北口。太祖皇帝留可突厥薄

察等帥軍守之而自以衆趨居庸關金人堅拒之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
暫別帥兵移紫荆口距中都二百里胡沙虎被誅之南主遂易聚兵擊之
及蒙古兵至金城卒奔潰可成薄察以兵合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寧河
之內城渡萬橋胡沙虎方病足乘輜賈暫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
創甚不能出期高興以紀軍五千拒之高興失期不至胡沙虎屢斬之全
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今出戰，戒之。日勝則贖罪不釋
斬汝。高興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傷矢不能舉。自全師大潰，蒙
兵進圍燕京。金末虎高興還自師殺絕石烈胡沙虎。金主命舉胡沙虎之
罪，以高興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蒙古取其首，謂屬敵軍，金主數之曰：「語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
興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蒙古取金涿州。十一月，夏人寇金
會州。蒙古徇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蒙
古分兵徇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太祖皇帝留怯台及答台次燕
城之外。分所降楊惟通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建三兵為三道，命太子
太宗率合兵幹可秀三人分長循大行而南。次河北河東諸州。時中原諸

路之兵，金資蔡住山後一帶防遏。州郡無兵可守。志恭憐民為兵，上城守
寨。蒙古兵至，盡擧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逃遁相呼。是保州中山
河、溫、磁相倚，韓孟諸郡，皆不戰而降。蒙古兵逼由真定，威州、趙、黃河大
河、平陽太康之間，列行營。東海而東，復環蔚、大掠于遼西之地，而
太祖皇帝自中道夜度漠南，諸景獻河間、廣寧、濟南等郡，並兵復自
大口以逼中都。真德秀如金不至，而復有半位也。

七年甲戌，金貞祐二年，太祖皇帝九年春正月，章良能卒。蒙古徇金
彰德府知府事，費摶九住死之。徇徐州節度使宋采死之。二月，金使先
頤宗輝乞和于蒙古。太祖皇帝還自山東，至于中都城北。金主章政事高
琪言于金主曰：「建且人馬疲病，當先一戰。」承輝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
，未得則居各郡，人心大懼。未可知若出兵與敵敗，則俱數勝財亦亡。」杜
稷安危，在此一舉。金遣使議和，得彼出居虜屬後，固力可襲耳。金主然之。
力遣承輝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銀錢帛各萬兩足。太祖皇帝許之。
蒙古使已里只扎八如金納幣。蒙古木華黎侵金，遣金遠西州縣。三月，召
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以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丙未至，改知潭州。金人
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舞二年不遣歲幣，故未嘗之。起居舍人真德秀

以為不宜與從之蒙古使乙里只札入如金遂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之是為公主皇后金命諸人納采賀官蒙古取金嵐州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夏四月金及蒙古平太祖皇帝死失聲乃出居濟北遷金主從承禪送之至麻池而返還以蒙古九和大故國內蒙古勢日強大然止居故地蒙金以僕散安貞為諸路宣撫使時山東州縣多被安豐河東河北惟真定滑滑太名東平徐邳海數郡僅存蒙古兵既退乃以安真宣撫安集遣叅金尚書左丞相徒單猛卒蒙古兵逃金主將邊都于許謹曰舉與一動北路皆不守失金已備和衆兵精衆國守京師莫之上也自京四面交兵達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國策之文也金主不從溫謂敵方正間學亥貢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主公卿胡衛王之試蒙古之難轉危為安惟猛是賴焉蒙古木華黎徇金大定府烏古論寅答虎以城降之木華黎遣兵北京金主將銀青押賓答虎遂舉城降之木華黎怒完顏普烈高德玉殺銀青推賓答虎為帥賓奉虎遂舉城降之木華黎怒歛坑其民蕭阿光諫曰遼西以北京為重鎮者無之以慰衆望柰何尤之木華黎力止以銀奉虎擢北京留守元榮兄權兵馬帥府事蒙古徇金霸

永樂大典

卷二九六七

夏人寇金慶原是安積石州徇金慶州勦農使王晦死之。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蒙古兵歸度使高闢山死之。金石天應以興中府張鯨以錦州降于蒙古。嗣秀王師援卒。金雄州紅樓賊李全寇掠山東州縣。全雄州北海農家子號頃滿月。雜諸其下人。子馬趨從能運錢倉人號為李鐵。管金主自遷赤城數益橫。河北山東道民保砦阻險。率為盜寇掠州郡皆承紅榜榜以相識。金與仲兄桂亦聚衆數千。紛掠山東。劉慶裕。周貴。鄭行德。苗四。于洋。于津等皆附之。

八年乙亥。金貞祐三年太祖皇帝十年春正月以師為嗣秀王師為師授第也。夏人寇金環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叛自遼州以其師降于蒙古。金太子守忠卒。二月雷擊李友龍。金以林然盡忠為平章政事。燕左副元帥金僕散安貞討楊安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山東。楊安兒之弟曰廣。紗掠皆奏。像嚴安貞主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遣傅靈真官屬及元天順軍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文經。盧貫。翟志。閻軍討敗之。歲暮。安兒乘舟入海。厥走平陽山。奇人貴威等擊之。安兒墮水死。安兒妹曰林四。族子殺僧善將討。割金收餘黨。未之得。因

姑姑掠食山東。向處發三月。金夾谷石里哥斬劉二祖餘黨復推霍岱為帥。彭義城石生。夏金將貴。東湖葛平。楊德慶。王顯忠。附馬安定郡王伯阨卒。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掠盡忠棄城南奔。蒙古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蒙古兵圍燕。奉寧。奉寧以左丞林然。奉寧以左監軍永寧。左都監烏古論。度奇。折兵三萬九千。中丞李英。連糧數百。持火仗念。一失中都。達東河。稍皆靡。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具有濟。永寧軍至承州之後。風寒與蒙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清。義。軍數萬以追逼。蒙古兵于蒲州。焚取。東。吉。兵過而潰。李英。收清。清。義。軍數萬以追逼。由是中都孤立。内外不通。時平章木虎。高琪。居中專攻。岳承暉。成功。備。滑。又。音。顧。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崇。上。書。備。言。高。英。滅。亂。紀。綱。成。吉。忠。夫。不。欣。圖。采。平。治。之。軍。備。追。之。金。主。不。能。用。中。都。被。國。虎。大。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首。虜。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采。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日。事。務。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來。年。五。月。二。日。承。暉。作。遣。承。暉。付。西。書。省。令。史。師。

安石書之大略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奏狀且謝不能終保齊城之罪從容
若干日盡出財物居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給之舉家號哭宋禪神色本
然方與師安石舉自引滿謂之日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
不為虛文既被誣取革與安石訛奏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遂亦得誤得非
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問之則知仰藥死矣
家人忽忽舉哀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間盡忠將士弁皆束裝至通玄
門盡忠歸之曰我當出此與諸妃嬪送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
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逼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龍兵所焚
大月餘不滅時太祖皇帝在杭州聞燕陷遣使營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
貢死士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
若與諸妃俱來我輩盡得至此師安石奉水暉遣秉至許贈尚書令廢平
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殺之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
書樞密院事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金改交鈔為貞祐寶券日奉
和以朱文鈔日多而輕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一千貫謂之大鈔初
非指實未幾益輕而愈澤市色視為無用之物百家內因義銀之限外弊
交鈔屢更背生考敗謂坐化角人往往者還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
至是改交鈔名貞祐寶券而樂如故八月金命參知政事侯擎行中書省
于河北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府于東平益
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延安州縣特置歲所奉盜起故九月金定縣官
募民進糧達官令日縣官能募民進糧五千石以上歲一資考萬石以上
達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達一官升一等金定敗敵功賞令隨慶主
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上達一品階授二品職能
載却敵善降人取附都州縣者于本處長官數官隨職遷授餘州縣遞
減二等諸色人以功賜國姓者能以千人敗敵三千人賜及總麻已上勦
二千人以上屬及大功以上勦一千人以上屬止其家又以空名宣敕付陝
西宣撫司遷授冬十月夏人寇金保安延安陝臨洮金命尚書左丞相
僕散端兼都元帥行省事于陝西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院事于徐州
金以衛聖公孔元措為太常博士金主以元措生人之後山東扈卒橫
悉罷其客是使之奉祀而天地之也故有是命蒙古三令侵金潼關不克
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力還太祖皇帝次魚見連三合後都帥萬騎
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涇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逼山廬徵卒鐵
鎗相續連接為牆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意召左相軍於山東十月蒙古兵

永樂大典

卷二九六七

永樂大典卷二九六七

十四

至各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燭草擊敗之。蒙古兵乃還陝州。自三門折津乘河水合布灰引兵渡還金人專守關轄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太祖皇帝欲許之。謂撒沒曷曰。譬如圍場中獵鹿者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送食之。撒沒曷不育。遣人謂金曰。若發誠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為王。故議不成。時兩河已為蒙古所殘破。山東遼東又為群盜所據。金勢既蹙。遂有南窺中原之謀。宋江東計。彌連副使奏德秀上奏曰。全自南遷其勢日蹙。遼旦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國都。色過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安州之地。扼西北方張之師。但以庫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核國丈。女真叛。還在政和甲午。其歲。達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弊。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原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弱之餘。紀綱蕩然。無一是持。本根既拔。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如建炎二聖。荼毒然民。自關闕以至虔、饒。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達主之在今日。無吳昔者女真方與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不狃於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卒以燕城歸我矣。今猶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寵吾之所處。予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解仗大義以見攻。女真當與吾道好矣。今猶不能早辭遣使以觀吾之所答。子從之。則要索之。屢。皇能滿其漢聲之嚴。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閼。蒙端點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處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牽蹤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翦。且之安。及。荷。堅。死。滅。慕容。旋。降。奉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欽。江。之。志。今。新。虜。鴻。張。盡。有。河。湖。勝。利。劉。虜。坐。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溫。匪。取。府。貽。楚。州。之。策。金。主。公。為。招。撫。使。世。安。賊。及。宋。官。自。是。南。侵。之。謀。與。夫。夏。人。寇。金。撫。德。蒙。古。兵。徇。金。彰。德。知。府。院。滿。鮮。烈。死。之。十二月。蒙。古。兵。徇。金。大。名。府。蒙。古。兵。徇。金。彰。德。知。府。錦。州。反。蒙。古。以。張。鯨。繼。九。京。十。提。領。兵。從。李。忠。周。微。里。公。南。征。鰻。豫。及。側。木。華。魯。覺。之。今。蕭。阿。先。監。真。軍。至。平。州。韓。稱。奏。追。還。不。違。阿。先。執。而。殺。之。鰻。弟。政。憤。其。兄。被。害。力。救。長。丈。據。錦。州。自。稱。繼。土。改。元。興。隆。遣。兵。徇。平。康。瑞。利。義。懿。廣。寧。等。郡。督。下。之。木。奉。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允。某。兄。守。軍。

討之州郡皆獲降

九年丙子 金貞祐四年太祖皇帝十一年春正月蒙古取金曹州 金立遼王守禮為太子更名守緒控制樞密院事 二月蒙古圍金太原 金以胥鼎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蒙古取金雀山諸隘 夏五月 元帥府事 金敗宣撫為經略使 秋七月金侯摯斬賊都定等獲紅旗 賊訊之知其渠帥都定等聚署官改元己亥指揮充軍等州有眾數十萬 官軍不能討摯帥進擊執定誅之八月金定僧道納來補監寺威儀之令 夏人寇金安塞堡 蒙古徇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略使奧屯驍和尚死之 冬十月蒙古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滿魯虎死之 蒙古兵徇金汝州 十一月蒙古兵次于澠池 金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奔還 十二月金以木虎高琪為尚書右丞相時蒙古追兵至陝州自關以西皆用營制連亘數百里少嵩汝間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墮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也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追騎追絕道路而別兵次攀州是亦因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于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令陝西兵授平潼關與阿里不孫為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官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上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外群僉屢不復憂汝全主恩之故國帑益襄蒙古兵徇金平陽太原大名府蒙古木華黎圍錦州殺張致木華黎以致兵稍且依險為拒欲設奇取之乃遣兀朮兄弟別攻澠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澠石賊必遣兵往里以伺之賊聞澠石被圍果以兵救之蒙古不克以騎拒其歸路且馳報太華黎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北堵抵禦大興賊遇而蒙古不克兵亦會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邊西平陳伯震如金 金胥鼎會師敗蒙古于平陽 舟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步屬河會帶徒卒百來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開陳而自以精兵後汴京又遣牒徵發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奸尋左丞遣達平陽鼎慮蒙古兵扼河乃徵發解嚴吉孟五川經略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號召蒙古 自三河集津北渡而逼至平陽鼎敗之金人獲取潼關

永樂文獻卷二十九上

十五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六七

十年丁巳，金興定元年，太祖皇帝十二年春正月蒙古徇金魏州。二月金遣貞祐通寶一百至三千等之馬十九一貫書賚奉平貴賜各路轉運司，並遣兵舊參用而移愈慶陳伯震還自金伯震將還，金主謂之曰：聞惠州南境有盜，必力復界，飢民流離為亂，年來人何故攻我？蓋自金有蒙古之難，宋不遣軍，帶者六年，本底高興又以境土日蹙，勸金主由侵以自廢，金主曰：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興言不已，金主戒之。故於信寧之陸辭言及此，為周兵之瑞。蒙古徇忻代州，金尚書賓乞罷府州學生廉諭金主不許，尚書賓以軍備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廉諭金主曰：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今日乎，不許，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留守兼經略使知中山府，河北降兵萬道潤有勇略，故戰國能得衆心。時河失，卒起道潤擊之，略定城邑五千餘所，故有是命。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真定府事。金主令徵山東兵，按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為所梗。方集招令夏郭文振、長城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掎角之勢。國之武仙率兵斬石海及美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最立等軍盡獲降僧數百，有是命。蒙古徇金虢州。夏四月，金使烏古論慶寄完顏賽不分道南侵，至安昌王辛敗之，乃去。詔江淮制置使李

水樂藝卷二二九六七

十六

廷京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賽不復，宋兵十倍。陽關山，遂度淮北，先用中渡鎮執鉤營官底，先升級之，分兵犯營，圍萊陽。光化軍至尤山縣之安昌砦為盜，鉤營主辛新敗，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詔三制置指揮調遣使宜行軍趙方請下詔伐金，遂傳檄招贊中原官吏軍民，金以元帥左都監完顏窩行府事督苗道潤等圖復燕京。金僕摯使完顏寔敗霍俊，斬之。其黨皆潰。五月復建水縣。蒙古取金鴻城，守將任福死之。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計也。詔略曰：大哉，將者中原天厭久矣！先是吳故宣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失之賞。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嗣濮王不倚卒。應絕之使高忠，駁沈鋒伐金，圖泗州及靈璧、東海、確山縣，仍揚安兒之惡，在山東也。出淮島，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將軍沈鋒亡命山陽，請效朱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絕之債，以上貨北人，至者輒全之。鋒因謀絕之，以鋒銅錢為名，他復津之禁。由是北方來者莫可過，反下詔伐金，鋒之以北歸為大舉制勝，與商合謀，各集志義民兵分道伐金，定遠民李先以李全來歸，高忠啖會其兵伐海州，不克。初，李全聞楊安兒之誣，四張子保唐、樊山，因歸其黨歸之。四張子因與社通，遂以為夫已而為完顏寔所敗。

金故其衆與楊氏及劉全保東海之嶺山定遠民李先者大挾劉佑家屬
養也卒隨佑部納客山陽楊貴先見而悅之產六軍職安兒死李先至山
陽寅錄沈鐸得見應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機密審
憲庫至是遂以全軍五千附忠義。忠義與合兵攻海州糧後不繼沒也。
東寧九月蒙古徇金熙州太原中山府取礮瀋濱^博沂州冬十月
金以河南為中京金昌府。金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金主以宋遣
兵數犯其境又歲幣不至。博南侵右司諫許吉上疏曰：「若能先遣使議和，
則遣且聞之亦將歛達蓋宜用兵以立敵非金主即命吉革職和牒。」文院
成以示參政高次勵汝愚言其有表折之意自亦微訛不可乃止而詔書
鄧蔡州舉兵伐宋。平章政事胥鼎切諫本虎商集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
西夏復發財壓兵稍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長達三之遣專意南
侵以避之有所。言皆不用。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軍與故也。蒙古徇金洛
州都統馬肅死之。取密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蒙古取金益都府。金
阿鄰入欽池堡天水軍遂據大散關。李全襲金莒州取之。李福取青州。
捕。金兄山蒙古以李華黎為太師。晉國王經略山南。太祖皇帝以李華黎
力大。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帥普漢軍攻據城邑。且謂之曰：「太行之北狀
思帖吏兀先失的速大因亦兒干等部皆降之。」
十一年庚寅。金興定二年。太祖皇帝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
總管。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應純之見李全軍聲勢各聞
于朝。謂中臣可復。又稱達。鑿碑從舊之事。不明。招納。奉勅江准制置使李
廷義制碑。於是東海烏夷高林宋德林等萬人輜輶達水而李光又招
石珪。舊平陽總管。李珪。又招楊友制金。朱師。二月金人焚大散關。金阿鄰
入鬼鄉堡。三師死者五萬餘人。金遂不圖。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周州
守臣應謙之棄城走。三月金龍可入。光化軍。金人焚欽池堡。王述帥
四川忠義人復鬼鄉。追金阿鄰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王述降忠義十
萬。及官軍復鬼鄉。遂進火秦州至赤谷口。逃。傳。濟州都統劉昌祖之命。述
帥。王述。收。秦州。軍大潰。金烏古論長壽入西和州。夏四月入成州及河。

池縣復侵大散關與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五月詔集議平戎。蔡戎和戎三策。金黃摶阿魯答襲敗李全于莒州。夏人寇金鄜延。蒙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金賈鴻殺其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元帥柔為河北都元帥。道潤素與副使賈璫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璫伏甲射之。道潤趣子道左。從者駕載有何伯祥者。獨下馬報道潤。道潤遁逃不能來。馬端伎舞前突。百辟言信大呼。數數人。賊力追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金疾足間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歸。將墮民代領之。賈璫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已除道潤而公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吾深畏之。柔怒叱其使。還白璫曰。汝賊。吾所事主帥不即遂。死力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羣拜。作柔為長。蒙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索荆關。柔逼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敗。為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責柔立而不跪。左右薦之。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丈夫死耶。死終不偷生。為它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濟卒稍稍來集。明責悉。柔為慶賀。其二親于燕京柔廢日。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狂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鬼属。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金石州賊。鴻天禍敗。

○永樂卷一百三十九

十八

死。其黨安國用降以國用為同知孟州事。秋八月。金以李彊驍權中都路經略使。蒙古木華黎帥蕃漢亂軍自太和嶺徇金河東。遂取代陽州。九月。安定郡王伯澤卒。蒙古木華黎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死之。取於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李全復密州。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徇金絳洛澤州。取平陽行省。李革死之。木華黎圍平陽。參政李革。禁之。兵少糧絕。城邊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放革可去矣。乃自殺。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死之。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去。金主欲乘勝與宋謀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宋人不納。退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以牒散安貞為左副元帥。金主使其太子守禮。命師南侵。戶部獻今年境內民數。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